

# 从工艺美术到工艺美术

○陈 聪（2002级美院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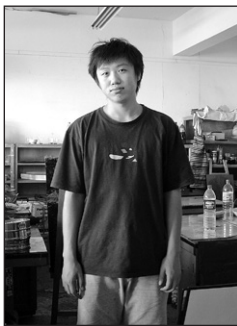
从“工艺美术”到“工艺美术”，这中间的“到”字，一走就是二十年。

二十年是个什么概念？真的就像超哥（张超，2002级自动化）说的，十年前我们还觉得自己是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十年后大家聚在一起，聊的已经是发量和体检报告了。这二十年，也是我在工艺美术行当里兜兜转转的二十年。

前一个“工艺美术”，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工艺美术，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工艺美术。那时，光华路校园门口挂着两块牌子，校园里“工艺美术”这四个字，成就了工艺美术这个最核心也最老派的专业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像只有我们工艺美术系有自己单独命名的一栋楼——工艺楼。工艺楼在操场的西侧，印象里一楼的平房是金属工艺的专业教室，有位同学还在墙上画了一个卡通的我。四楼是我们的漆艺工作室。在四楼就听不到金工专业同学们叮叮当当敲打作品的声音了，但是，混合着大漆、腰果漆和松节油的复合气味却飘至半个校园，也成就了我们漆艺专业“刺鼻”的名声。

那时候年轻，是真的不懂。不懂大漆的文化底蕴、非遗传承，也不懂大国工匠、千年薪火的分量，更不懂髹饰背后的造物哲学。每天陷在工作室里，只顾着跟那些黏糊糊、黑漆漆，还“咬人”的过敏材料较劲。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画画好、怎么把漆磨平，只当它们是一堆需要耐心伺候的创作材料。现在想想，是不是



工作室  
二〇〇五年，陈聪在漆艺

那时候正好错过了中国互联网、游戏、房地产开始疯狂造富的时代，有一种错过了“一个小目标”的感觉。相比于隔壁计算机系、经管系，甚至相比于美院里做平面设计、做环艺的同学，做工艺美术显得既笨拙又清贫。但也正是这种不得不慢下来的过程，成了清华给我最深的烙印。

在那个所有人都想快、都想变现的年代，工艺楼四层的那股漆味，像是一道结界，把浮躁挡在了外面。我学会了如何自己创作，如何让材料说话。更在这个过程中，被强行植入了一种底层的思维逻辑——规矩与把控。从选材、设计、成型到最后的髹饰，每一道工序都有严密的逻辑，每一个步骤都讲究极致的规矩。甚至连空气的湿度、阴干的时间，都得计算在内。这种对工艺步骤切实可行的设计和精准把控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日后做人、做事的底层逻辑。

后来，命运似乎格外眷顾我，职业生涯几乎没有偏移，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，也就是我的第二个“工艺美术”。不过，对于我来说，这个

## □ 值年园地

工艺美术虽然熟悉，但更像是一个新世界，我不禁惶恐。之前，每天琢磨的是工艺技法，翻看的是印象派、表现主义、现代主义，谈论的是造型、是构成，即便走在美院新盖起的教学楼中，关注的也是后现代的解构，哪怕是看传统的《芥子园画谱》也是带着一种审视“艺术”的眼光。

慢慢地，我发现“工艺美术”变大了。它不再只是手里那个具体的器物，也不再局限于某种技法或流派，而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，连着制度，系着文脉。我开始琢磨那些以前顾不上的问题：一项技艺为什么会定型成这样？它背后的礼俗规矩是什么？一代代人沿袭下来的那个“规矩与法度”又是什么？我不再执着于描绘出一个具体的形象，而是试图用文字去描绘那个看不见的“道”。

神奇的是，构建一套学术理论和创作一件作品，底层的逻辑竟然是通的，都需要那种刻进骨子里的“规划”与“把控”。确立一个鲜明的学术观点，就像是寻找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，立意要准，气韵要凝实；填充的史料与论据，就像是创作过程中的塑造与深入，要有血有肉，层层叠加，容不得半点虚假；而逻辑梳理与文字修辞，则对应着创作中的构图、调整与打磨。在经历了面对学术研究无从下手的惶恐之后，我发现在清华练的那套童子功依然好使。工艺美术还是工艺美术，只是换了一种工具，在另一个维度上，继续践行着清华赋予我的造物逻辑。

释然，没有改行，也没有远离。因为亲手做过，所以我懂工艺的痛点，做研究时绝不说外行话；因为我啃过大部头，所以我懂造物的法度，看作品时不再是看热闹而是看门道。这种既能拿起画笔搞创



2024年，创作中的陈聪

作，又能拿起笔杆做学术的状态，成了我最大的底气。

回头看看这二十年，我似乎也在自己耕耘的这一亩三分地里种出了点东西。陆陆续续发了不少论文，出了不少书，也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。但每当写文章写得脑仁疼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忍不住拿起画笔过过瘾。接到全国美展入选通知的时候，我心里窃喜，没白白当一回美术生，清华美院学来的手艺还在，也算给当年的老师们交了一份迟到的作业。

翻阅年级微信公众号的文章，同学们有的在西部大山里修路架桥、经世致用；有的在金融与科技的浪潮中搏击，做时代的弄潮儿；有的在基层环保一线守护一方碧水蓝天；还有的拍出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这种神片。看着他们，我时常觉得自己有些不上数，相比于他们的那些硬核贡献，我这二十年似乎过得过于平淡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在这个大家都神色匆匆的年纪，守着一件事，也不失为一种幸运。

我很庆幸自己兜兜转转一直没有离开这里，“从工艺美术到工艺美术”既是初心也是归途。未来我们还有更多个十年，愿我们依然在路上，眼里有光，心中有根。